

新長天

越 巫

(藝 文)

第 四
七 號



中 華 平 民 教 育 促 進 會 出 版

越 巫

古時候在浙江杭州，離城不遠的地方，有一個村莊，
叫作胡家村。這個村裏，有一個叫作胡七的人。他十歲
的時候，父母就都死了，只靠着他的叔父度日。他的父
親原是村裏的一個富翁，死後遺給他許多田產。他漸漸
長大起來，村裏的壞人看見他家裏有錢，便勾引他去吃
喝嫖賭，又叫他和他叔父分家。他那時還是一個小孩
子，什麼事也不懂，聽了這些話，就成天和叔父吵着要

分家。他叔父勸了幾次，他也不明白，便賭氣把他父親的田產全給他了。他有了這些產業，便天天和村裏的壞人們，在一塊廝混，揮霍了一年，他的家產就全變了人家的了。他沒有法子，只好去找叔父借錢。他叔父不借給他錢，還罵了他一頓，說他是敗家子。村裏的人也都不理他了，就是從先天天騙他錢的人，也不理他了。他在村裏又勉強過了一個月，因為受不住這些人的氣，便不知去向了。

他走後五六年的光景，村裏的人，也早把他忘掉了。

這天上午，村頭的幾個農人正在種地，看見遠遠來了一個人，身上背着許多東西，好像很沉重似的，一步步地向村裏走來，漸漸地走近，可以看得清楚了。有一個農夫就說：

『你們看，這個人多像胡老七呀！』

另外一個農夫說：

『對了，真像！可是他那裏找來的錢，也穿得這麼闊了呢？』

他們正在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着，那個人竟已走到面

前了，有一個農夫就不禁嚷道：

『胡七，從那來呀？』

那個人一聽就回過頭來了，原來他果然就是一去五六年沒有音信的胡七。他看了看這幾個農夫，便丟下包袱，滿臉含笑地走過來說：

『哦，三叔，五叔，八弟！你們都忙着哪！』

幾個農人一聽他說話，果然是胡七，便都丟下鋤，跑了過來。其實，胡七要是還穿着從先那樣破衣服，也就和從先一樣，沒有人肯理他的。可是看他現在，從頭

到脚都是簇新的。想必是發了財了，就是從先不願意理他的，現在看在錢的面上，反恐他不理自己呢，便都走過來，有的說：

『胡七！幾年沒有見，從那兒來呀？』
有的就說：

『胡七！好啊！想必是發了財了吧！』

胡七一看見他們過來，便先嘆了一口氣說：

『唉！別提了。我差一點沒窮死在外頭！』

一個農夫就問道：

『怎麼哪！你現在不是混的很好麼？』

『現在倒是還湊合。可是從先我受的苦，真是一言難盡哪！我從先在本村裏，窮得連飯都沒得吃。沒法子，一發狠便跑到省城（杭州）去了。在杭州給人家當苦工，賸下點錢。因為我聽人說，北京城人多財又富，那裏的人用錢就同流水似的，只要有人去，賺千把塊大洋錢，簡直是容易極了。』

『我聽說之後，想想我在杭州苦熬，也沒有甚麼出息，便帶上錢到北京去了。那裏知道走到半路，錢化

完了，盤川也沒有了，北京是不能去了。我的行李也都賣掉換米吃了。後來窮得一個錢都沒有了。人又生，語言又不十分懂。擠得實在沒有活路。我一想，倒不如死了痛快。心一橫，自己一個人就跑到山上。哭了半天，解下腰帶，預備上吊。那知扣剛拴上就斷了，這麼好幾回。我的心裏直着急，難道說我命不該死在這裏麼？我一回頭，喝！你猜怎麼着……』

胡七起先說的時候，人就越圍越多了，他一說到這裏，有的人就急了說：

「得了，你別叫我們着急了，趕快說吧！」

胡七笑了一笑，才接着說道：

「我一回過頭來，原來在我後面站着一個老道。身上穿着一件藍顏色的道袍，不是緞的也不是綢的，可不知道爲什麼那麼發亮。鬍子白得像銀的一樣，足有三尺長，可是臉上的顏色却是又紅又嫩，和幾歲的小孩子差不多，手裏拿着蠅刷。他看見我回過頭來，便笑着向我說：

「你年輕輕的爲什麼不願意活着呢？」

我就說：

「螻蟻尚且貪生，那有人不願意活着的道理！不過我實在沒有活路了，才只好尋死呀！」

「那麼你還是願意活着呀！你願意和我一塊去麼？」

我一看這個老道的樣子，仙風道骨，就知總有一點來歷，連忙向他叩頭道：

「老神仙肯帶我去，我還有不願意的麼？我就拜您作老師吧！」我就爬在地下給他叩了三個頭，跟他到一個山洞裏去。在山洞裏面足跟他苦修行了五年，學了許多呼

風喚雨倒海翻山的本事。這天早上，他忽然把我叫了來說：

「胡七，你在我這好幾年了。現在你們村莊裏邪鬼作祟，不久就有大難，有一多半人都在劫數。我不忍看見人民遭難，特派你去救他們吧。可是別的法術，全不許你亂用，只許你替人治病，你要亂用，我就請天雷打你。」

說完之後，我就求他說：

「我在老師這裏待久了，早晚就可以成仙得道，我也

不願意到人世上去。」他又說：

「你先去吧！過幾年我還叫你回山呢。」

沒有法子，我只好下山，他便叫我登在一塊手帕上，閉上眼睛。那時我兩耳朵裏就聽見風響好像海浪的聲音，我就懸在空中了，等到腳踏實地，我一睜開眼睛，哦！原來已經到了杭州了。」

胡七一口氣說到這裏，大家都快聽傻了。他說完之後，有的就說：

『胡七，那麼說你是得道成仙了。』

有的就說：

『可不得了，我們就要遭難，這可怎麼好呢？』

從這一天起，一村裏都知道胡七得道回來了。有人得病，就去找他作法治病。他一看見病人，總是先搖頭，說是冤鬼附體，非作法禳解不可。有的頭痛腦熱不用治就會好的小病，他就居功說是他給治好的，否則就說是冤孽太重，實在沒有法子解救了。恰好村裏面的人，都沒有讀過什麼書，沒有知識，迷信太深，便拿他當神看待。治不好的只好自認爲命該如此。有那碰巧好了的，

便更說得神靈活現，好像胡七的法力，真個廣大無邊似的。因此全村的人，有病也不請醫生吃藥了，都找胡七作法。他來的時候不但許給他多少錢，還要預備好酒好菜請他大吃一頓。日子長了，漸漸連鄰村裏的人，也都有請他看病的了。

這一年的夏天，胡七回家已經兩年了。離胡家村四里多地有一個張村，這個村裏有一個有名的張富翁病了。這個富翁年紀很大，手裏又有錢，所以更怕死得不得了。請了好幾個有名的大夫來看，還不放心，聽說胡七會法

術，便派人去請了他來。

胡七從家裏，帶了他的法器法衣，還有吹的角，搖的鈴，一搖一擺的就到這富翁家裏來了。剛進門的時候，就使勁嗅了兩嗅，繃着眉頭說：

『邪氣！邪氣！邪氣重得很！』

一面說，一面就進去了。富翁兩個兒子和他的兩個女婿原不願意請他來的。但是張富翁叫他們去請，他們也沒有法子，現在看他來了，也只好勉強讓他到屋裏坐下，問他應當怎樣治法。他就吩咐擺下一個香案，預備

了黃紙硃砂等等作法應用的物件。

香案等等預備好之後，他就換了法衣，燒上了香，叩了頭，用硃砂畫了幾道符，拿着寶劍挑着在香爐上燒了，嘴裏銜着一個角，手裏搖着鈴，在房裏來回亂跳了一陣，跳完，把角和鈴一丟，直挺挺地躺在地下，就和死去了一樣，在地下躺了一會，嘴裏直吐白沫，就好像抽羊角風似的，忽然翻身爬了起來，眼睛也直了，口音也變了，大聲地說：

『我乃本地土地是也！只因你們家裏不敬狐仙，家裏

人又太不潔淨，所以狐仙大怒，才要責罰你們老頭兒，想把他治死。方才胡七仙師苦苦代他求情，狐仙才肯答應，饒他一命。不過總得大大做場法事，才能饒他不死。你們總得預備五百兩銀子，請胡七仙師做法禳救，才有回生之望……吾神去也。』

胡七直着眼睛嚷到這裏，又跳了一陣，才又倒在地下，躺了半天，方才像睡醒過來似的，覺得疲倦得了不得似的，慢慢地問張家的人說：

『方才是那位神仙來了？』

『你不說是土地神麼？』

『哦！他說些什麼呢？』

看胡七的樣子，好像方才的情形，都不知道似的。

張家裏的人，又把他的話重述一遍。他連忙說：

『冒犯狐仙可了不得了！總得好好禳解。我先畫一道符貼在病人門口，然後再想法子禳解吧。』

胡七說到這裏，又畫了一道符，叫他們貼在病人的門口，今天的法事就算辦完了。恰好張家預備的酒飯已經作好了，便請他到客廳用飯。胡七在用飯的時候，一邊

吃着一邊還在誇張他的法術的靈驗。

張富翁的大兒子看見胡七這個樣子，便暗暗找了他的弟弟和他的妹夫們到他自己屋裏去。他先開口說：

『你們以爲這個姓胡的怎麼樣？』

他兩個妹夫還沒有說話，他弟弟先說了：

『我看有點像騙錢。那裏有神仙還要錢的呢！』

他哥哥聽他這樣說，便道：

『是啊！我也正這麼想呢。你們二位以爲如何？』

張富翁的大女婿說：

『我根本就不相信有鬼有神。要有鬼神，怎麼沒有人看見過鬼神是什麼樣子呢？』

二女婿一向沒有說話，到現在也忍不住了，便說：

『這個姓胡的既然說能驅神使鬼地治病，怎麼也不見得個個會好呢？而且治好的人，十個裏頭頂多有一個。

我看簡直是藉着鬼神的名義，騙別人的金錢罷了！』

他大兒子說：

『對了！我們總得想個法子試試他……我倒想起

個法子來了。今天晚上，在他回去之先，我們都藏在路

上，裝鬼嚇他一嚇。他要真有法術，就知道我們是假的了。他要害怕，那末他便是騙子。我們嚇他一嚇，也可以出出這口氣。』

自然他們三個人都沒有不贊成的。

原來從張莊到胡家村還有四五里地。一路上都是曠野荒郊。這天晚上，恰好又是陰天，天上連一粒星也沒有，路上又沒有路燈。胡七一來是因爲常走慣了的熟路，二來今天吃得又醉又飽，又得了許多錢，而且過兩天還可以得到五百兩銀子，所以一高興，便向張家要了

一個紙燈籠，決定自己走回家去。

他一手拿着紙燈籠，一手還提着一個小包袱，裏面放了法衣寶劍和角鈴等等東西，一步一步地往回家的路上走着。

胡七想着自己的運氣，總算不壞。前幾年窮得連飯全沒有得吃，幸虧想出這麼一個生財之道來，現在媳婦也娶了，兒子也有了，錢也賺了好幾千了。而且還有許多人恭維他是活神仙，就是村子裏頂闊的七老太爺，也都稱呼他是胡先生了。還有叔父，可惜死了，不然也可以

出出從前罵他的氣。

『可是我成天借着鬼神的名字吃飯，鬼神要恨我，怎麼辦！他們要給我點報應，可就不得了啦。我的飯丟了還不算，我的命也要完啦……』

胡七正想到這裏的時候，忽然聽得樹枝上刷刷地響了一陣，由樹上又洒下許多砂子灰土來，正洒在他的紙燈籠上，把他的燈也砸滅了。

『唉呀！可不得了。說報應，報應就來了。』

胡七真嚇着了，汗毛孔上的毛，一根根都站起來了，

連忙跪在地上，大聲禱告說：

『我並不是大胆敢借鬼神爺爺的名子詐財，實在是窮得不得了，望爺爺多多保佑，以後一定多燒香。……』

胡七禱告了一會，以爲神仙總可以饒他哪，不料忽然又由空中洒下一陣灰土來，胡七連忙從包袱裏找出一個角一個鈴來，包袱也不要了，一邊吹着角，一邊搖着鈴，拚命地往前跑。

跑了有半里地，喘息少定，剛要歇歇，這時，樹上又刷刷的響了一陣，從空中又洒下許多灰塵砂子來，胡七

的頭也昏了，覺得腦袋比巴斗還要重。手也抖了，氣也喘了，角也吹不出聲音來啦。一個不留神，角掉在地下，低下頭一摸，倒摸了一手髹泥。他更怕得了不得，以爲一定是鬼神跟他作祟，嚇得角也顧不得撿了，搖着鈴鐺就往前面跑。一路上覺得樹上都只刷刷的響，灰土只往他的臉上洒。走了好久，腳也走不動了，跌了幾個跟頭，又拚命爬起來，連跌帶撞地還得往前跑，後來鈴鐺也丟了，只好大聲叫着：

『救命！救命！鬼要抓我了！』

一邊大聲喊着，一邊拚命往前跑。無論是風的聲音，樹的聲音，或狗叫的聲音……他都以爲有許多鬼在那裏叫着，預備抓他。四五里的路，他一直走了半夜，才走到家。到了門口，就跟小孩子跌了跟頭之後，看見娘似的，放聲大哭起來了。

他的妻聽見外面叩門的聲音，和他哭的聲音，嚇了一跳，連忙開開門來一看，見他那狼狽的樣子，不由着急地問他說：

『怎麼啦？你這是怎麼啦？』

那時他的舌頭也短了，眼睛也斜了，大顆的汗珠，從他的臉上往外冒，結結巴巴的說：

『不好啦！……我……我碰見……碰見鬼啦！趕緊扶我……我睡下……今天我可要死了！』

他的妻子連忙扶他到床上，想要問問他是怎麼回事，但是看他只是喘氣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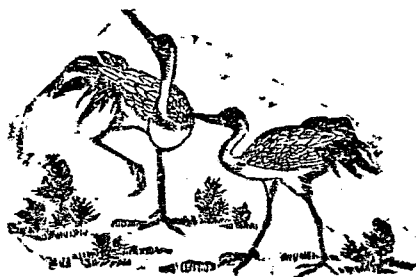
躺了一會，他才呻吟出來，說道：

『饒命！饒命！再也不敢了！……』

待了不久，他就這樣的死去了。死後連肉皮的顏色，

都是青的，聽人說大概許是他的胆子都嚇破了吧？

可是在他臨死的時候，他還以爲他借鬼神的名詐財，所以把他抓了去呢！

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
廿一年十月

越巫(二冊)

初版
再版

定價大洋二分五釐

校訂者

李自珍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平民文學部

陳筑山

瞿菊農
熊子滌

趙佛西

澄謝剛主

實用本
翻印必究

出版者
臨時印刷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攝華印書局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石駟馬大街二十一號

